蜀山劍俠傳/168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一六八回　勢迫危臨 一奴救主　邪消正勝 雙鳳亡身

下一回▶

二鳳在這裏剛起身時，那邊慧珠護着初鳳，力戰英、雲，在紫郢、青索雙攻之下，一連喪失了許多法寶仙兵。正在危急之際，初鳳心驚強敵，神志也有些清醒。恰值金鬚奴捨了二鳳飛來，一到便高聲大喝道：「敵人勢盛，恩主還不施展仙法，退往金庭之中，從長計較麼？」一句話將初鳳提醒，但並無悔過之心，祇不過想起金庭玉柱也是重要所在。一面由慧珠、金鬚奴敵住英、雲，忙將秀髮披散，口誦魔咒，待要施展魔家諸天挪移大法。帶了一干自己人往金庭玉柱中退去，祇留下許飛娘和那些赴會的妖人在殿中迎敵，以便勻出一些工夫，施展魔法報仇。初鳳起初將壽筵設在兩處，原爲娛賓顯能之用，除許飛娘等衆妖人因未到施爲之時，尚未通知外，其餘宮中諸首要俱已早知梗概。祇須照法行使，一聲暗令，便現出一道金橋，由一團五色彩雲簇擁，衆人自會隨之移往。

初鳳正在行法之際，慧珠的一口飛劍又被輕雲青索劍絞斷。先是英瓊見金鬚奴來助初鳳，便指着大喝道：「今日三女在劫難逃，我等念你尚知順逆，祇爲救主，情有可原，不與你計較。還不退去，少時同歸於盡，悔之晚矣！」金鬚奴情知所說不差，也不還言，祇管運用劍光抵敵，好讓初鳳設法遁走。英瓊見他不聽，一指劍光，龍飛電掣一般捲上前去。金鬚奴本覺不支，再一見慧珠飛劍又被絞斷，一時救主情急，便將清寧扇取將出來，正待施爲。倏地眼前一晃，矮叟朱梅重又出現，指着金鬚奴笑罵道：「你這業障，還不夾了尾巴逃走，也要跟着找死麼？」說時，初鳳已將魔法行使開來，正要發出暗令，招

呼衆人往橋上飛去。朱梅突將手一揚，一團火球發將出去，打在金橋上面，立時將橋炸成粉碎。

金鬚奴見朱梅二次來到，已經大喫一驚。再見金橋被朱梅破去，愈發嚇了個魂不附體。知道事已危險萬分，逃往金庭，決難如願，哪敢絲毫怠慢。當時祇想拼着百死，救護初鳳逃走，一切均未顧到。忙即一把拉了慧珠，搶向初鳳身旁，拼着損傷重寶，先從法寶囊內取出一件鎖陽鉤，敵住英、雲雙劍，口中大喊道：「朱真人格外施恩，暫饒我等，容我恩主改過自新吧。」初鳳先受七魔反攻，神志時清時亂，魔法一破，心裏一急，重又迷糊。見英、雲劍光乘隙飛來，一些也未在意。多虧金鬚奴雙管齊下，一面使法寶敵住飛劍，一面早將月兒島得來的綠雲仙席取出，往空中一擲，便化成丈許方圓的一片綠雲，與慧珠兩人雙雙夾了初鳳，飛身雲上，電轉星馳，往殿外飛走。英瓊、輕雲已使雙劍合璧，將她法寶破去。一見初鳳逃走，忙即指揮劍光追趕。朱梅剛喝一聲：「且慢！」金鬚奴在綠雲擁護中，見英、雲二人御劍追來，知道雙劍厲害，無法抵禦，萬般無奈，祇得將清寧扇朝着二人一揮，當下便有百丈寒輝，帶着罡風吹來。英、雲二人畢竟功候還淺，怎能抵擋。幸虧朱梅在側，知道此扇厲害，忙運玄功，將手一搓，朝着前面一推，口中喝道：「念你忠義，我索性迴風助你一程吧。」那罡風眼看吹到，被這一推，突又迴向那片綠雲吹去，疾如奔馬，轉眼沒了影子。

就在這幾頭忙亂中，二鳳恰巧斷了一腿飛來，看見金鬚奴、慧珠夾了初鳳，正往綠雲上飛去，忙喊：「金哥助我！」此時金鬚奴祇一援手，便可將愛妻同時救走。偏生正在亡魂喪膽、危機瞬息之際，急於救主逃生，心慌意亂；又值殿上正邪兩派羣仙大戰，風雷之聲四起，沒有聽清。等到飛雲逃走，纔得想起時，英、雲已飛劍來追。原想揮動清寧扇，將敵人扇退，再行回身搶救，偏又被朱梅運用玄功將風推回，漫說不敢再行回身，即使打算冒險來救，那片綠雲被這罡風一吹，已是不由自主，比箭還疾，往前飛去，退回哪裏能夠。英、雲二人見追初鳳不曾追上，一眼望見二鳳在那裏逡巡欲遁，如何容得，忙指劍光追去。朱梅此次出現，原爲二鳳在三女之中，以她惡行最少，此次不過應遭此難，如被英、雲仙劍所斬，形神一齊消亡，便難轉劫，特地趕來相救。一見劍光飛出，知難喝止，忙將手一指，一道金光飛起，將青紫兩道劍光擋住。可憐二鳳一腔悲忿，眼見雙劍飛來，無可抵禦，忽有救星，出乎意料。正想行使魔法遁走，南海雙童業已趕至，弟兄二人法寶飛劍同時施爲，截個正着，二鳳如何禁受得住，當時屍橫就地。英、雲二人回望朱梅，忽又不見。知道朱梅成心讓南海雙童手刃父仇，見已奏功，便聯合一起，去助金蟬、易靜，與三鳳、飛娘對敵。

四人剛飛身過去，還未到達，忽見殿側穹門裏飛射出一團其紅如血的火球，四圍霧煙圍繞，正要騰空往殿外飛去。南海雙童知是妖人要借妖法遁走，忙揮劍堵截。那火球見前面來了敵人，突地回頭，又要往三鳳身側飛去。輕雲、英瓊更不怠慢，也各將劍光一指，追上去，紫郢、青索二劍飛起空中，似蛟龍剪尾一般，追上火球，祇一絞，便聽一聲慘呼，火煙熄處，一個披頭散髮、赤身浴血的女子墜將下來，屍橫就地，正是首惡冬秀。同時穹門內銀光閃處，蓉波、楊鯉、石生、紅藥四人也飛追出來，見冬秀已死，甚是快意。彼此一打招呼，各按預定，分頭行事。不提。

原來蓉波、石生隨定矮叟朱梅到了內殿，見着紅藥破了晶殿外魔閘、魔網，由石生上前刺破中指血，按照朱梅傳諭，謹謹慎慎地將血滴在元命牌心肉釘之上，然後行法，取下交與蓉波。正要一同趕往正殿，朱梅忽道：「剛纔楊鯉因想盜這面元命牌，借着執事爲名，打算偷入內殿，被冬秀識破。楊鯉見勢不佳，便用他師父所傳千里騰光之法逃走。不料三女在殿前早設下好些埋伏，他剛逃到殿口，便被擒住。三女當時就要將他處死，偏巧冬秀說，他既想私自入殿，謀爲不軌，必與外人勾結。何不將他拷問明白，再行處死不遲。初鳳便命冬秀帶了他往正殿側穹門天刑室內，用各種魔法拷問，水、火、風、雷，備受荼毒，楊鯉死而復生好幾次。冬秀先因二鳳下嫁金髮奴，動了慾念，楊鯉一來便被看中，屢示殷勤，楊鯉卻不理睬，本就銜恨。這時一則假公濟私；二則借此要挾，並非定要楊鯉的命。見他寧死不發一言，無可奈何，必用飾詞回話初鳳。我等到了前殿，此女陰毒險狠，又極見機，一見我等大舉深入，必暗往天刑室內用好言勸說楊鯉，約他同逃。楊鯉本就在忍死待救，一聽出我等俱來，自是越發不從，那時冬秀必下毒手。正殿上懸有魔鏡，又有許飛娘在彼，隱身法須瞞她不過。到了那裏，我必現身。可乘其慌亂不備，爾等隱身法術未破之際，紅藥、蓉波、石生三人速由穹門入內，休走正路，逢彎左轉，便到天刑室內，先護住了楊鯉，再由紅藥持我靈符解救。蓉波、石生上前迎敵，以防她情急害人。」

蓉波、石生、紅藥領命到了正殿，朱梅一現身，衆妖人紛紛大亂。三人本不知穹門所在，正在尋找，忽見冬秀離衆而起，走向殿東，用手朝壁上一指，便現出一個穹門，徑往門內走去，三人急忙跟蹤而入。這時正值許飛娘行法之際，三人僥倖未被赤癸球血光照見。到了門裏一看，裏面盡是複室曲甬，冬秀已不知去向。祇得依照朱梅吩咐，一路迂迴曲折前進，雖然遁光迅速，也費了好些事，纔得走到。那天刑室乃是一個大約方丈的圓形穹隆，三人未到以前，便聽烈火風雷之聲時發時止。到了一看，楊鯉手足腰腹俱被火環套住，懸空吊掛在室當中一根晶柱上面。冬秀正用那威逼利誘的言語，站在當地朝他勸說。手指處便是一團烈火，擲向楊鯉面前。另一手拿着一把極細的長針，做出要發不發

之狀。楊鯉在渾身銀光環繞之下，祇管緊閉雙目，潛神內照，忍受荼毒，毫不爲動。蓉波見了，好生難過，忙和石生搶飛過去。剛到楊鯉身前，冬秀已是由愛轉恨，指定楊鯉罵道：「好個不識擡舉的東西，如今峨眉大舉進犯，我好心好意待你，你卻這般執拗。休以爲你會護身之法，能抗烈火風雷，這天刑室內三十六般毒刑，你也深知，漫說你這點微末道行，便是大羅神仙，祇要被這五個仙環套住，發動諸般天刑，也難保性命。再不應允，我便將這神鯊刺刺入你全身要穴，制住你的魂魄真靈不能逃遁，然後發動天刑，使你形神全化灰煙，悔之晚矣！」

廉紅藥聞言，忍不住罵道：「無恥賤婢，這等狠毒，叫你死無葬身之地！」說時，劍光早飛出手去。冬秀也甚靈敏，猛見身側光華一亮，便知不妙，不等見人，一面飛劍抵禦，心裏一發狠，將那一把神鯊刺朝楊鯉打去。誰知紅藥這裏現身，楊鯉身旁的蓉波、石生也同時發動，由蓉波取出矮叟朱梅借給的兩儀分光銼，朝着那五個人環挨次一轉，立即斷落墜地，將楊鯉搶救出險。石生見冬秀手上毒針發出，一手使天遁鏡照去，另一手一指劍光，一溜銀光，電掣星飛，直取冬秀。冬秀見是蓉波，便大罵道：「不知死活的丫頭，元命牌早將你真靈制住，也敢與楊鯉一黨，同謀叛逆麼？」言還未了，天遁鏡上百丈金霞，早將神鯊刺化爲烏有。這時除楊鯉剛剛出困，飽受荼毒驚恐，神志未復，未動手外，三人的飛劍法寶，早紛紛齊上，一轉眼間，冬秀飛劍先被紅藥的劍光絞斷。冬秀忙將身帶法寶全數施展出來。不消片刻，俱被三人破去。去路又被紅藥、石生搶在前面阻住，不能脫生。知道弄巧成拙，危機一瞬，越發驚急氣忿。想了想，把心一橫，一面發動室中三十六般天刑，一面暗使那天魔解體之法，準備萬一不濟，自殘肢體，作爲替身逃走。

這邊三人見冬秀法寶飛劍紛紛斷落，祇剩一團光華護身，用兩柄飛戈苦苦相持，業已不支。正在得勢，忽見冬秀口中喃喃誦唸魔咒不絕，猜是又要施展甚麼邪法異寶。方在留神，果然冬秀誦完魔咒，雙手掐訣，朝着四外揮了幾下。立時風雷之聲大作，愁雲漠漠，慘霧沉沉，滿室飛叉、飛箭、飛刀之類密如雨霧，更有碗大雷火排山倒海一般，連同那些刀叉挨次當頭打到，聲勢甚是駭人。石生忙施天遁鏡照時，那百丈金霞所照之處雖然隨照隨消，可是破了一樣，又來一樣，刀叉雷火消滅後，又有飛針毒鉤同時生髮。畢竟蓉波道行最高，見冬秀乘機已將兩柄飛戈收轉，這些埋伏一出現便被寶鏡破去，仍是層出不窮，料她伎倆已窮，想分散敵人心神，抽空脫身。剛喊：「大家仔細，休放這魔女逃走！」言還未了，冬秀猛然一聲嬌叱，把滿口銀牙一錯，頭上秀髮全部披散，渾身衣服脫落，赤身露體，不着一絲，猛地飛起身來，一個大旋轉，不但沒有逃退之狀，反朝楊鯉撲去。同時上下四方突伸出數十根大火爪，朝着四人抓來。起初那些風雷刀箭發自

一方，這次卻是上下四方一齊夾攻。天遁鏡祇照一面，蓉波等不得不各自先用法寶飛劍抵禦，又恐楊鯉中了暗算，心神一分，沒料到冬秀奸猾，用的是欲退先進之計。等到蓉波等三人分頭救助時，冬秀還未撲到楊鯉面前，猛地又一個大旋轉，玉腿雙張，頭下腳上，往下一沉，就勢避開天遁鏡光華，往外逃走。

這時四壁飛爪尚未全數消滅，衆人正在忙亂抵禦之際，一見冬秀逃走，哪裏容得。石生一手持鏡去破那飛爪，一手揮飛劍追上前去。紅藥、蓉波也各自紛紛發動。眼看冬秀這次逃走，除了周身煙雲圍繞，並無法寶護身。三人劍光迅速，霎時追上冬秀，祇一落一繞之際，便已斬爲兩段，一團火煙冒起，屍橫就地。俱以爲大功成就，好生心喜。這時石生的天遁鏡正將飛爪掃滅淨盡，無心中照將過來，恰巧照在冬秀墜落處，竟沒看出冬秀屍首。定睛一看，地上祇有兩截斷指，血痕猶新。蓉波忙道：「我等中了妖女解體分屍之計，逃走了。」衆人聞言，也不暇再管天刑室中妖法埋伏是否破完，連忙往外追去。等到追出室門，冬秀已爲英、雲、雙童等人所斬。

這時殿上衆妖人有的因許飛娘未退，還在苦苦支持；有的見金鬚奴、慧珠夾了初鳳逃走，也知不妙，想要遁走。不知怎地，走到哪裏，俱有攔阻，不能遁出。無奈何，祇得回身抵敵。偏生易鼎、易震道力雖然稍差，所御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卻是厲害無比。有此護身，滿殿橫衝直撞，有時乘隙暗放飛劍法寶出來會敵，不問成功與否，衆妖人不能傷他分毫，有勝無敗，先就佔了便宜。那旁許飛娘苦戰易靜，想想易氏全家厲害，自己與易周曾有數面之緣，未破過臉，不便施展辣手，樹此強敵，總想等到三女勢敗不支，抽空搶了寶物逃走。鬥了一陣，先見初鳳等已逃，還當是初鳳、金鬚奴、慧珠三人逃往金庭，取甚法寶出來會敵。及見半晌沒有動靜，冬秀又爲敵人所斬，英、雲、雙童諸人正分頭往三鳳身前飛去。知道三鳳獨鬥金蟬不過是個平手，尚難取勝，何況又添了這許多勁敵，必無幸理。便朝易靜大喝道：「我與令尊曾有交誼，不願與你一般見識，傷了兩家和氣，你卻執迷不悟。如再不退，休怪無情！」易靜喝罵道：「你這潑賤，專一無事生非。三女如勝，你便添了爪牙；三女如敗，你又想趁火打劫，於中取利。鬼蜮伎倆，已被朱真人看破。我等早有準備，速速遁走，還可多活數年，完那三次峨眉劫運；否則我們便要成全你早死了。」飛娘被她道破心事，不由大喫一驚。繼一尋思：「今日峨眉諸首腦僅來了一個朱梅，稍現兩現即逝，自信勉強對付得過，所最怕的還是鼉嫫姆。先在甬道外，雖聽見她的神雷，可是始終未見本人。此人性情淡泊，久已不問世事。自從那年劫去廉紅藥，提心吊膽了好些日。屢次打聽同道中高明之士，俱說她化解在即，劫去廉紅藥祇爲路見不平，並無他意，決不致再來爲難。以她那樣高的道行班輩，未必便受峨眉利用。否則早該現身，怎會三女勢將瓦解，還無她的蹤跡？」想了想，到口饅頭，終不願就此

捨去。也不再和易靜鬥口，暗從法寶囊內取出一條長方素絹，上下一抖，立時便是一片白光，高齊殿頂，將易靜隔住。一面急將飛劍收回，徑往三鳳身側飛去。

那三鳳初戰金蟬，一見飛劍不能取勝，便將各種法寶施展出來，數十種各色各樣的青光電掣虹飛，紛紛齊上。金蟬霹靂雙劍雖非凡品，畢竟有些寡不敵衆。三鳳看出金蟬不支，拼着損傷兩件法寶，將手一指，分出一半法寶，去絆住雙劍，另一半直取金蟬。金蟬正在奮力抵禦，忽見光華霧中分出數十道，當頭飛落，來勢甚疾，自己雙劍又被絆住，知道不及回劍防禦，且喜彌塵幡早在手上拿着，原準備萬一敵人有甚厲害邪法異寶時，作爲防身之用，正好施展。忙即一縱遁光，避過眼前危急。接着口誦真訣，將幡一展，立時便有一幢彩雲護住全身，二次又殺上前去。三鳳見許多法寶仍是不能傷他，氣得銀牙直錯。一面運用法寶，將霹靂雙劍裹住。正要暗中施展魔法取勝，猛一回頭，初鳳同了金鬚奴、慧珠已在行法，準備往金庭中退去。此時三鳳還未看出二鳳受傷，分身遁走，剛暗罵：「大姊糊塗，敵人雖然深入，祇不過是朱梅一人，同了幾個後生小輩，未必抵敵不住，怎便當着外人，退避示弱？你退我偏不退。」正在尋思自恃，便見朱梅二次現身，初鳳魔法被破，金鬚奴用一片碧雲，將初鳳、慧珠一同帶走。說時遲，那時快，三鳳這裏方稍稍喫了一驚，緊接着又見二鳳緊追初鳳、金鬚奴不上，想要回身逃遁，已是無及，死於南海雙童飛劍之下。同時英瓊、雙童等飛追過來，又將冬秀殺死。三鳳正在急痛攻心，又驚又恨，一晃眼間，英、雲、雙童等已一同追到，各將劍光朝自己飛來。先還以爲法寶衆多，仇人沒有彩雲護身，正可使用前法，殺他兩個，略解仇恨。剛想分出法寶迎敵，對面紅紫兩道光華已如經天長虹一般飛到，將那數十道青光圈住。三鳳方覺出敵人不可輕視，耳旁猛聽許飛娘大喝道：「二位令姊一死一逃，峨眉派來了不少兇人，紫雲宮行將瓦解。我等現在已非其敵，道友還不隨我暫且退去，打點異日報仇之計麼？」說罷，取出一件法寶，待要發出。南海雙童大仇在身，手疾眼快，上來時見對面數十道青光亂閃亂竄，自己飛劍知非其敵，早就暗中打了主意。及見英、雲雙劍一出手，便將那些青光裹住，心中大喜，忙各將法寶祭起。三鳳本就有些手忙腳亂，再被飛娘這一喊，心神一分，一個疏忽，胸肩上連中了兩下，「哎呀」一聲，血肉炸裂，倒於就地。

對陣金蟬見英、雲等追來接應，便知大功將成，早防到飛娘劫寶逃走之計，彌塵幡始終不曾撤去。趁着紫郢、青索圍繞數十道青光糾結之際，方將霹靂劍招回，靜候行事。猛見飛娘從側面飛到三鳳身前，衆人尚未大獲全勝，又不是施放神雷的時候，暗道一聲：「不好！」明知不是飛娘對手，一則仗有彌塵幡護身，二則事在緊急，時機稍縱即逝，便不問三七二十一，一縱雲幢，疾同電射，徑往三鳳身前搶去。剛剛到達，雙童法寶業已奏功。金蟬更不怠慢，一指飛劍，先將身受重傷的三鳳斬爲兩段。就勢一把抓起她的

法寶囊，便往旁邊遁開。等到飛娘法寶施展開來，彩雲飆轉，業已無及，不由大怒。還待施展辣手，給衆人一個厲害，恰巧英瓊、輕雲的雙劍已將那數十件法寶斷爲兩截，化作百十道青虹紛紛飛舞，墜落滿殿。許飛娘一眼瞥見彩雲幢裏，金蟬劍斬三鳳，搶了法寶囊遁走，拋起一片紅霞追來。英瓊、輕雲知是勁敵，各將劍光一指，雙劍合璧，迎上前去。

許飛娘識得雙劍厲害，暗忖：「此時紫雲宮大勢已去，自己縱能傷卻一兩個峨眉後輩，濟得甚事？何況對面人多勢衆，勝負尚是難說。莫如趁敵人全數在此，暗中遁往金庭，到底還有所獲，豈不是好？」想到這裏，大喝道：「峨眉羣小，休得倚衆逞能，仙姑暫容爾等多活些日，再行相見。」說罷，手揚處，數十丈長一道青光護住全身。再將手連招兩下，收回兩處法寶。星飛電掣，直往殿外飛去。金蟬忙喊：「大家快來，這賊道姑定往金庭盜寶，那裏無人防守，我等同駕彌塵幡追去。」說罷，金蟬、英瓊、輕雲、甄艮四人首先飛過，也不及再俟甄兌，徑往金庭飛去。彌塵幡雖快，飛娘遁光也是不弱，四人招呼之際，又未免略遲了一步，等到彌塵幡降落金庭之前，六扇封閉好的金門已被飛娘用法術震開，依稀還看見飛娘後影在前一閃，四人忙即跟蹤追入。剛一進門，忽然眼前一亮，一片白中帶青的光華將四人阻住，彌塵幡衝上去，竟是異常堅韌，阻力絕大，休想通過。英瓊一着急，首先將紫郢劍放將出去，紫光射在青白光華上面，祇聽聲如裂帛，哧地響了一聲，依舊橫亘前面，將路堵得死死的，連一絲空隙都無。四人無可奈何，祇得各將飛劍法寶放起。英瓊、輕雲又將雙劍合璧，上前攻打，光霞瀲灩中，祇聽裂帛之聲響個不絕，那光華兀自不曾消退。漸漸聽得金庭中有了風雷之聲，算計飛娘在玉柱間鬧鬼。正在發急，忽聽耳邊有朱梅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說道：「此時我有要事，不能分身相助。此乃許飛娘用童男女頭髮煉成的天孫錦，已爲紫郢、青索刺破，爾等還不衝將進去，等待何時？」

四人聞言大悟，連忙一縱彩雲，穿光而入。原來那光華便是適纔飛娘用來阻隔易靜的那片素絹。飛娘料知敵人既已識破自己奸謀，難免不跟蹤追趕，一入金庭，便將它施展開來，化成一道光牆，將敵人阻住，以便下手盜取玉柱中法寶。此寶飛娘初煉時頗費苦功，雖被英、雲刺透，光華並未減退，四人不知就裏，差點誤了時機。等到飛身入內一看，許飛娘手指一團雷火，正在焚燒玉柱。離柱不遠，倒着三個妖人的屍首。那些玉柱根根都是霞光萬道，瑞彩繽紛。四人剛將劍光指揮上前，好個許飛娘，見敵人追入，一絲也不顯慌張畏縮，左肩搖處，首先飛起一道百十丈長的青虹，直取四人。一手仍指定雷火，焚燒玉柱。另一手從法寶囊內取出一物，往上一擲，便化成一團碧焰，四外青煙縈繞，當頭落下，護住全身，祇管注視雷火所燒之處，連頭也不再回。英、雲雙劍被青光敵住，

雖然勢盛，無奈許飛娘的劍也非尋常，急切間尚難取勝。金蟬、甄艮的法寶飛劍祇圍在碧焰外面飛舞，一些也攻不進去，竟不能損傷飛娘分毫。

金蟬見飛娘碧焰護身，嫫姆靈符僅剩一道，誠恐一擊不中，事更爲難，所以有些躊躇。那玉柱光華經飛娘雷火一燒，越發奇盛，幻成異彩。猛聽甄艮喝道：「賊道姑還要在此賣弄鬼祟，少時嫫姆駕到，你死無葬身之地了！」金蟬因南海雙童來時奉有指示，知是提醒他下手，這纔將靈符往前一擲。立時一片金霞，夾着殷殷風雷之聲，照耀全殿，光中一隻大手，正朝飛娘抓去。那玉柱被飛娘雷火連燒，柱上光華已由盛而衰，地底雷聲轟隆不絕。金蟬這次小心過度，還差點誤了大事。飛娘先聽甄艮呼喝，驚弓之鳥，雖是有些驚疑，怎奈貪心太熾，又疑敵人詐語，祇管咬牙切齒，運用玄功，註定庭中玉柱，但一開動，現出寶物，便即乘機攫走，連頭也顧不得回。眼看柱上光華越淡，功成頃刻。猛聽雷聲有異，忽見一片金霞從後襲來，便知不妙。因上回在島上虛驚了一次，好生貽笑，心仍不死，還想死力支持，不到真個嫫姆現身，不肯退走。誰知金霞所照之處，護身煙光先自消滅。忙一回視，一隻大手已從身後抓到，暗道一聲：「不好！」便自一縱遁光，將手一擡，身劍合一，飛身便起。英、雲等正擋其出路，雖有朱梅前言，怎捨放她逃走，飛劍法寶一齊發動，合圍上去。飛娘知道這些後輩俱都不可輕侮，自己弄巧成拙，枉傷兩件心愛法寶，危機瞬息，驚忿交集。百忙中把心一橫，倏地將手一揚，便是一團大雷火打將出來。衆人知她厲害，俱有防備，見勢不佳，連忙回劍護身時，耳聽震天價一聲巨響，雷火光中，滿殿金塵玉屑紛飛如雨，飛娘已將庭中心金頂震穿一個巨孔，駕遁光逃走。那隻神符幻化的大手，也跟着破空追去不提。

除英瓊、輕雲外，金蟬、甄艮連人帶飛劍，全被雷火震得蕩了兩蕩。飛娘已去，知難追趕，齊往柱前飛去。見那些玉柱光華雖退，根根粗大瑩澈，通明若晶，真是瑰麗莊嚴，奇美無儔。便各照朱梅吩咐，準備盤膝坐在當地施爲。此時易靜、甄兌、紅藥、楊鯉、蓉波、石生母子，都已陸續到來。祇有易鼎、易震因甄兌而不及追隨英、雲等四人駕彌塵幡同往金庭，剛要另駕遁光跟蹤追去，不料旁邊飛過一個妖道，與甄兌撞了個迎面。甄兌貪功，忙用飛劍法寶截堵，不料戰不多時，被妖道打了一飛鈸，受傷倒地，幾遭不測。多虧易靜趕來，救了甄兌。易氏兄弟大怒，忙駕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一直往外追去，尚未迴轉。談起宮中妖人執事，業已死傷逃亡殆盡。所有投降諸人，俱都奉命在黃晶殿上消除打掃。四人聞言大喜，互相略說了幾句經過。易靜因見玉柱火光已斂，料是開放在即，恐有疏虞，忙請衆人圍坐玉柱四周，各自運用玄功準備。不消片刻，地底風雷聲越來越盛。接着又聽金鐵交鳴一陣，當中主柱忽然轉動起來，衆人忙即立起，各將法寶飛劍放出，以防柱底寶物飛去。眼看主柱越轉越急，四圍的玉柱也都跟着轉動，倏地庭

中一道金光閃過，現出朱梅，哈哈大笑道：「全宮肅清，大功告成，回去正好赴那開庭盛會了。」

說罷，便命衆人避開，祇帶了金蟬、石生二人，同往主柱面前，一口真氣噴向柱上，大喝一聲：「速止！」那柱立時停住不轉，風雷金鐵之聲全歇。然後走近前去，兩手捧住主柱下端往上一提，喝一聲：「疾！」那柱便緩緩隨手而起。漸漸捧離地面約有三尺，柱基處現出一個深穴，裏面彩氣氤氳，奇香透鼻。石生早奉命準備，忙將天遁鏡往柱底深穴照去。金蟬更不怠慢，一展彌塵幡，隨鏡光照處，飛身而入。到了底下，用慧眼一看，乃是一個圓球般的地穴，裏面奇熱無比。當中珊瑚案上，放有一個光彩透明的圓玉盒子。盒前燃着一盤其細如絲的線香，香煙散爲滿穴氤氳，幻成彩霧。四壁懸着十餘件奇形怪狀的法寶。金蟬事前已得朱梅指點，見一樣便取一樣。那香燃燒甚速，金蟬初下去時還有大半盤，祇這取寶的一轉眼間，便燒去了多半。再加穴中奇熱無比，雖有彌塵幡護身，仍是難耐。尤其是取寶時，手一近壁，直似火中取栗一般，烤得生疼。等到挨次將壁間法寶取完，香已燒剩下祇有兩圈。知道天一金母的遺書連那兩件異寶俱在案上玉球之中，關係最爲重要。香一燒盡，地穴便合攏來。這是地心真穴所在，如被葬在內，休想得見天日。不禁喫了一驚，忙即上前伸手去捧。誰知那玉球竟重如泰山，用盡平生之力，休想動得分毫。猛想起忘了跪禮通誠，匆匆翻身拜倒。叩頭起來，那香已燒得僅剩半環，危機一發。慌不迭地搶上前去，伸手一抱那球，覺得輕飄飄的，又驚又喜。猛一回頭，那香祇剩了三兩寸，晃眼便盡。顧不得再取那珊瑚案，一縱彌塵幡，便往外飛去。身剛出穴，一眼望見朱梅，兩手緊捧主柱，已是面紅力竭，周身白氣如蒸。把手一鬆，那柱剛一落地，便聽穴底微微響了一下，並無別的動靜。

金蟬取了寶幡，上前拜見，將取來法寶獻出。朱梅接過，連聲誇讚不止。英瓊、輕雲、金蟬等幾個常見朱梅之人，俱知他道行深厚，無論遇上甚麼勁敵險難，從未皺過眉頭。今日捧那玉柱卻甚喫力，渾身直冒熱氣，在那將放未放之時，更顯出慌急神氣，便問：「師伯何故如此？」朱梅笑道：「連許飛娘那麼見多識廣的妖人尚且不知輕重，何況你們。這主柱下面，乃是地心真穴。當年天一金母用絕大法力，闢爲藏珍之所。飛昇之際，默算未來，在穴中置有一盤水香。此香在穴中燃得極慢，一見風，頃刻之間，可以燃盡。此香一滅，穴便自行封閉，立刻地心真火發了，無論人物，俱化劫灰。這根主柱乃當初大禹鎮海之寶，被金母移來此地鎮壓。此柱一折，不特紫雲宮全宮化爲烏有，這附近千里內的海面，俱都成了沸湯，遺禍無窮。飛娘祇知穴內藏珍，憑着她的妖法，可以劫取，卻不曉其中厲害。放着旁柱內藏的天一貞水和許多現成法寶不取，妄自覬覦重器。休說此柱重有一萬三千餘斤，她未必能夠捧起。即使她預先學了鳩盤婆的大力神法，驅遣羣

魔將柱撞起，入內見了許多寶物，定起貪心，稍有疏忽，那香燒完，勢必同歸於盡，有甚便宜？我來時想起，禍患往往忽於未然，這等關係重大的事，謹慎些好。知道紫雲宮除了這裏，還有一個最緊要的所在，乃地竅深處，最爲脆薄，同是關係全宮命脈。紫雲三女居此數百年，竟未發覺。惟恐許飛娘和同來幾個妖黨萬一事前有人從曉月賊禿、鳩盤婆那裏聞得底細，到了勢危之時偷偷趕去，來一個損人不利己，將它震裂，我們雖未必身受其害，此宮決難保全。因此一到，首先趕到那裏防護，行法將周圍封閉。二次現身，相助二鳳兵解之後，又去降伏那神獸龍鮫。此獸已在金蟬初入甬道前傷去前爪。這東西性最忠義，一見鬥我不過，又聞我說三女遭劫之訊，欲以身殉。經我再三誡諭，並允等它主人轉劫成道以後，仍可隨侍，方始收伏。少時便帶它回返峨眉，以爲仙府點綴。這一來，便耽擱了些時刻。不料你們仍是貪功，想傷飛娘，不給出路，以致被她用妖法衝破金庭逃走。雖無大礙，但是此庭乃天一金母運用天、地、人三才真火，採取西方真金熔鑄而成。異日英、雲等來此居住，道成時節，雖可煉金來補，到底不如原來，留一缺陷，豈不可惜？金蟬所發，乃是嫫姆寄形化身妙用，本屬虛設。那隻大手一經追出，數百里外，必被飛娘看破，所幸你們尚未窮追。飛娘近來所煉幾件厲害法寶，又要留爲三次峨眉之用，不到危急，不肯輕易施展；否則你們追去，必受傷害無疑。這中央主柱，自從三女取寶百十年後，被三鳳一日無心中發現柱中封鎖符籙，她不知何用，試一演習，主柱忽然自行封閉。內中還藏有別的法寶，也未被三女發現取出。嗣見別根柱內有大同小異的符咒，彼時三女道法日深，漸漸悟出那符是一開一閉。試一演習，果然應驗。祇是當時忘記了主柱的開法，一直無法重開。那天一貞水，便藏在左側第三根玉柱之中玉瓶葫蘆之內。如果事前封閉，也難開取。偏巧初鳳被奪其魄，這次慶壽，把所有庭中玉柱全數開放，以便酒闌，將壽筵移來，人前顯耀。三鳳素極狂妄，初藏時雖加封鎖，因爲初鳳這一來，仗着裏外俱有埋伏，既是全數讓人觀光，不便留此一處，也未諫阻。可笑飛娘枉是自負，竟會被三女魔法瞞過。爾等可去取來，再往黃晶殿帶了新收諸弟子，回返峨眉，中途有人相候呢。」

這時衆人見那幾行玉柱上下渾成，並無開裂之痕。方在尋思，朱梅忽將兩手一搓，一片火星散將開來，往柱間飛去，那些玉柱便燃燒起來。一陣烏焦臭味過去，衆人眼前一亮，見庭中玉柱依然瑩潔，透體通明，內中寶物紛呈異彩，晶光寶氣掩映流輝。再加妖氣已盡，氛霧全消，襯着金庭翠檻，越顯奇觀。金蟬首先跑到第三根柱前，見那盛着天一貞水的玉瓶果在其內，另外還有一個葫蘆。一同取下一看，上面俱有朱書篆文，寫着「地闕奇珍，天一聖泉」八字。大功告成，好生欣喜。忙與朱梅看了，揣入法寶囊內。再隨衆人去看其餘玉柱，每根俱藏有奇珍異寶，還有許多不知名的仙藥，件件霞光燦爛，照眼生繽，衆人見了，俱都驚喜非常。

朱梅道：「紫雲三女因想人前賣弄傢俬，把宮中寶物大半收來，陳列此間，給我們省了不少的事。可惜我當時無暇兼顧，被周、李二弟子的紫青雙劍將金母降伏海嶺豬龍遺留下的數十件法寶全數斬斷。又忙於追趕許飛娘，未想起收取，被一個手疾眼快的妖人搶拾了六件逃走。易靜看出此寶有用，去拾時，已經不全了。」說罷，將柱間寶物分別去留，指示衆人。留的仍置柱內，照柱中開閉符偈，全數封閉。庭頂被飛娘衝裂之處，約有碗大，也經朱梅將從柱中取出來的一個玉球擲上去，行法堵住。然後率領衆人走出庭外，說道：「此宮異日應爲靈雲、紫玲等所居，我等去後，無人防守，內中還有不少寶物，難保不啓異派妖人覬覦。來時齊道友託我將長眉教祖的兩儀微塵陣移設此間，原不妨事。不過宮中妖人太衆，此時雖已死傷逃亡殆盡，但是來時嫫姆曾示先機，暗示靈雲等異日來此修道，還不甚容易。以我道力，幾次占算，也似有些微朕兆，竟會算不出是否有人潛伏於此。微塵陣雖能籠罩全宮海面三千里方圓，外人不能擅入，假使此時有人伏在宮內，這裏有的是靈藥仙草，盡可在此潛修，祇不能出去，毫無妨礙。固然事有前定，我卻偏要和嫫姆拗一下，詳搜全宮，到一處，封鎖一處。萬一連我也事昧先機，防備不周，留有遺孽在此，那要緊的所在他也無法進去。」當下朱梅先將金庭行法封鎖，然後率領衆人，挨次巡視全宮，逐處加以封鎖。紫雲宮面積何等廣大，饒是步行迅速，也耽誤了不少時候。等到巡行殆遍，最後至黃晶殿，準備領了龍力子等幾個初投門下的男女弟子再往後苑宮殿中，去帶神獸龍鮫，轉回峨眉時，那龍鮫已在殿上，龍力子正騎在它的背上，呼叱爲戲。見了朱梅等到來，連忙下騎，隨了趙鐵娘等，上前參拜。朱梅便問龍鮫怎得到此？龍力子道：「弟子因久候真人不至，知殿外妖法業已破去，走往殿臺探望，見它從後苑那一面跑來。因聽真人行時說，要將它帶回峨眉，以前弟子曾看守過它，知道降伏之法，恐被逃走，便上前將它喚住，與它說了真人恩意，勸它投順，引上殿來，不久真人便來了。」

正說之間，朱梅忽然心中一動。想起易氏弟子追趕妖人，中途尚有險阻，須去救援，不宜在此久延。以爲龍鮫通靈，降伏之後，必是久候自己不至，自行走出尋找。適纔巡視全宮，不見絲毫朕兆，嫫姆所示仙機和自己卦象上所現可疑之點，定是另有應驗。宮殿已經去過，到處都曾施展玄門捉影搜形之法尋查，料無遺漏。那地方不關重要，無須再去封鎖。當下便帶了衆人，走出黃晶殿，仍由甬道出去，飛到九宮柱前。問起金萍，果見金鬚奴、慧珠二人夾着初鳳，周身雲光圍擁，由此飛出。初鳳已是神志失常，叫囂不已，好似發狂中邪模樣。問畢，大家一同飛出甬道，走出延光亭。